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集編卷三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趙秉淵

謄錄監生臣孫承基

欽定四庫全書

儀禮集編卷三十一

龍里縣知縣盛世佐撰

既夕禮第十三之三

記

教氏曰此上下二篇之記也

郝氏曰士喪既夕本通一篇故記起自始死世儒欲

割記附二篇謬也

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

註曰將有疾乃寢於適室

疏曰若不疾則在燕寢東首者鄉生氣之所

教氏曰適寢正寢也此云適寢明經所謂適室者為  
適寢之室耳

有疾疾者齊

註曰正情性也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

教氏曰齊之言齊也齊其不齊使其心意湛然純一

也疾者齊一其心意所以養氣體

養者皆齊

註曰憂也

疏曰曲禮云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笑不至矧  
怒不至詈不飲酒食肉疾止復故男女養疾皆齊戒  
正情性也

敖氏曰養者齊欲專心所養也

徹琴瑟

註曰去樂

疏曰君子無故琴瑟不離其側今以父母有疾憂不在於樂故去之

黃氏曰去樂以病者齊故去之非為子去也疏文可疑

郝氏曰士無故不去琴瑟則徹之亦齊之一事

疾病外內皆埽

註曰為有賓客來問也疾甚曰病

張氏監本正誤云外內作內外

世佐案詩云洒埽庭內惟民之章洒埽亦齊家之一事疾病而復致謹于此所以祓除不祥而導迎善氣也齊以致其齊埽以致其潔自身而家自內及外莫不肅恭清靜以待事可見古人慎疾之旨  
註說淺矣

徹褻衣加新衣

註曰故衣垢汙為來人穢惡之

疏曰此據死者而言則生者亦去故衣服新衣矣褻衣謂故玄端已垢汙故徹去之加新衣者謂更加新朝服喪大記註云徹褻衣加新衣鄭註云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加朝服者明其終于正也必知褻衣是玄端新衣是朝服者案司服士之齊戒服玄端則疾者與養疾者皆齊明服玄端矣檀弓云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即朝服故知臨死所著新衣則朝服也



敖氏曰此謂死衣也必易之者為不可使之服故衣以死也衣云褻見其非上衣然則新者亦非上衣矣上衣者朝服玄端之類不如上衣者為其後有襲斂等事皆用上衣故于此略之

世佐案此為病者易服也褻衣謂裏衣也新衣謂朝服也朝服云新對玄端之故者而言也徹者言褻加者言新文互見明其從表至裏皆易之矣論語云疾君視之加朝服時非君視亦必朝服者疾

愈甚而敬愈深蓋欲得正而斃焉之意

御者四人皆坐持體

註曰為不能自轉側御者今時侍從之人

教氏曰持體正其手足也

世佐案喪大記云廢牀體一人註云人始生在地  
去牀庶其生氣反體手足也四人持之為其不能  
自屈伸也彼記之文正與此互相備矣

男女改服

註曰為賓客來問病亦朝服庶

坊本誤作主依喪大記註改正

人深

衣

張氏曰案下主人啼註於是始去冠而笄纚服深衣則此主人深衣四字羨文也

世佐案男子改玄端而朝服婦人則改宵衣而祿

衣與

士妻之服惟有祿衣宵衣宵衣是事舅姑之常服

必改服者養者之

服宜與病者同也註云庶人深衣者謂此男子若

庶人則此時當服深衣耳張以此四字為羨文蓋

失考矣

屬續以俟絕氣

註曰為其氣微難節也續新絮

疏曰案喪大記云續今之新綿易搖動置口鼻之上以為候二註相兼乃具禹貢豫州貢織續

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婦人不絕于男子之手

註曰備褻

疏曰疾時使侍者持體並死於其手婦人則內御者

持體還死於其手

乃行禱于五祀

註曰盡孝子之情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  
疏曰士二祀曰門曰行者祭法文今禱五祀是廣博  
言之望助之者衆

敖氏曰此禱於平常所祭者也士之得祭五祀於此  
可見

郝氏曰此以上皆未死前之事

姜氏曰祭法之說先儒多議之矣五祀上下之通禮也夫王侯卿大夫士之所異者自天地社稷以至五祀其等多矣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此五祀乃所謂上得兼下者夫何異哉

乃卒

註曰卒終也

主人啼兄弟哭

註曰哀有甚有否於是始去冠而笄纚服深衣檀弓

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

疏曰啼即泣也檀弓高柴泣血三年註云言泣無聲如血出則啼是哀之甚發聲則氣竭而息之聲不委曲若往而不反對齊衰以下直哭無啼是其否也禮記問喪云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註云雞斯當為笄纚上衽深衣之裳前是其親始死笄纚服深衣也引檀弓者証服深衣易去朝服之事也

郝氏曰不成聲曰啼長號曰哭

設牀第當牖衽下莞上簟設枕

註曰病卒之間廢牀至是設之事相變衽卧席

疏曰喪大記曰疾病寢東首于北墉下廢牀是其始  
死亦因在地無牀復而不蘇乃設牀于墉下

教氏曰設枕于南

遷尸

註曰徙于牖下也于是撫用歛衾

疏曰徙于牖下者即上文牀第當牖者也



楊氏曰按喪大記有疾病廢牀之文儀禮則無然本記云乃卒主人啼兄弟哭設牀第當牖夫既設牀第於乃卒之後則知疾病時廢牀與喪大記合

張氏曰此據經士死于適室幬用斂衾之文而記君子正終人子侍養之事

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

註曰衣朝服未可以變

疏曰云招而左者以左手執領還以左手以領招之

招魂所以求生左陽陽主生故用左

敖氏曰簪裳于衣故左執領右執要此謂既登屋而易執之之時也招而左謂招時兩手自右而左也左尊故其執與招之儀如此朝服為求神敬其事也

張氏曰方冀其生故復者服朝服不變凶服也其所執則經所云爵弁服也

世佐案衣上曰領裳上曰要復者北面以西為左招而左者兩手鄉東招之引而左也疏說非

楔貌如軛上兩末

註曰事便也

疏曰如軛謂如馬鞅軛馬領亦上兩末令以屈處入口取出時易故云事便也

敖氏曰柶而云楔因其楔齒而名之以別于他柶軛在大車轅端厭牛領者楔狀類之故以曉未知者焉  
楔齒時以兩末上鄉則末出于口旁矣

郝氏曰楔以角柶楔齒貌謂楔形軛車轅端曲木以

角柶屈中納齒間兩末外向如輓

張氏曰上兩末楔屈如輓以屈處入口使兩末向上也

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

註曰校脛也尸南首几脛在南以拘足則不得辟戾矣

疏曰几兩頭皆有兩足今豎用之一頭以夾兩足几脚鄉南恐几傾倒故使人持之

敖氏曰校亦几左廡之名校在南則橫設也几之為制前後狹而左右差廣綴足宜寬故橫設之必校在南者生時設几左廡近人故放之也坐持之則御者亦在牀矣其于几之北與

郝氏曰校几足也几有板板下有足以几足向南夾尸足板抵足勿令僵直便著屨也

世佐案郝說得之此几蓋側置于尸足之北也云校在南則几面向北矣以几板抵尸足而兩端又

各有足以拘之斯足以聯綴尸足也然則几之兩  
端各一足廣如其板而相去差近故其用之如此  
與疏云兩端各有兩足殆非教說以校為几左庶  
尤誤

即牀而奠當牖用吉器若醴若酒無巾柶

註曰牖肩頭也用吉器器未變也或卒無醴用新酒  
疏曰即就也謂就尸牀而設之尸南首則在牀東當  
尸肩頭也又云若醴若酒科有其一不得並用

敖氏曰此吉器之異於凶者豆籩耳凶時駢豆籩無  
滕其觶則無吉凶之異皆用角也若醴若酒謂無酒  
則二觶皆醴無醴則皆酒無巾者非盛饌無柶者異  
於大斂以後之奠也

世佐案若醴若酒當以註疏為正

張氏曰記始死時復魂楔綴設奠諸禮中儀法器物  
赴曰君之臣某死赴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  
疏曰君之臣某之某死者上某是士名下某是母妻

長子假令長子則云長子某若母妻則婦人不以名  
行直云母與妻也

敖氏曰母妻長子死亦赴于君者哀樂之事君臣同  
張氏曰記赴君之辭

室中唯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馬亦坐

註曰別尊卑也

疏曰云兄弟有命夫命婦在馬亦坐者若無命夫命  
婦則皆立可知案大記君之喪主人主婦坐以外皆



立若大夫喪主人主婦命夫命婦皆坐以外皆立也  
士之喪主人父兄主婦姑姊妹皆坐鄭云士賤同宗  
尊卑皆坐此命夫命婦之外立而不坐者此謂有命  
夫命婦來兄弟為士者則立若無命夫命婦則同宗  
皆坐也

黃氏曰案疏文前後抵牾未詳

敖氏曰經云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記  
乃見兄弟之命夫命婦者亦坐于室中然則經所言

者惟指其為士者及士妻耳

世佐案云唯主人主婦坐則衆主人及其婦皆不坐矣所以辨適庶也此謂在牀東西之位者也兄弟謂大功以上即經所謂親者在室也兄弟皆不坐宜別於喪主也命夫命婦則坐所以貴貴也然則庶子婦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可知矣舊解俱未安謹訂之又案喪大記云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與

此異者各記所聞耳。疏家欲牽合之，宜不免抵牾之病也。然以經文及君大夫之喪，差之喪大記之言，似合。

張氏曰：記室中哭位，經所未及。

尸在室，有君命，衆主人不出。

註曰：不二主。

疏曰：衆主人不出，在尸東耳。

敖氏曰：凡居喪而為君命出者，惟主人耳。衆主人則

否記乃特著尸在室之禮者異時衆主人與主人皆在庭嫌此時亦然故以明之

張氏曰經于君命弔襚直言主人不言衆主人故記之

襚者委衣于牀不坐

註曰牀高由便

疏曰曲禮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此牀高亦如授立不坐之義故云由便也

郝氏曰襚者委衣于牀孝子不親受財也不奠于地故不坐凶事尚質也

其襚于室戶西北面致命

註曰始死時也

疏曰未小斂之前尸在室中戶西故北面致命若小斂之後奉尸俛于堂則中庭北面致命

張氏曰記襚者儀位

夏祀漸米差盛之

註曰差擇之

疏曰經直云祝淝米于堂南面用盆不言夏與盛之故記人言之

郝氏曰夏祝淝米取潘也差盛以器分別盛潘

世佐案必差之者擇其粒之堅好者以飯尸而以其餘為粥懸于重也盛盛于敦

御者四人抗衾而浴禮第

註曰抗衾為其裸程蔽之也禮袒也袒箒去席蓋水

便

世佐案坊本此下有盥音祿三字係釋文誤連于註

教氏曰四人抗衾而二人浴

郝氏曰禮袒通去其袒褥用單簣使浴水下易乾也  
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髻無笄

註曰內御女御也無笄猶丈夫之不冠也

教氏曰髻笄雖短亦笄也故辟之

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

註曰中帶若今之禪褻

疏曰經直云設明衣不辨男子與婦人故此記之  
敖氏曰明衣之制有衣有裳婦人生時衣不殊裳故  
此不用明衣也中帶未詳其制然與明衣對言則其  
連衣裳為之與

郝氏曰明衣既浴近體所著衣婦人著明衣加帶束  
之示斂飭在內曰中帶鄭解中帶為禪襖然則即今  
之裙袴豈婦人獨然而男子否乎

卒洗貝反于筭



世佐案此當于貝字絕句謂主人既洗貝則反之  
于筭也經直云洗貝執以入而不言其反于筭故  
此記之郝以卒為著明衣畢洗貝二字為句張云  
卒洗洗貝也分句皆未安

實貝柱右齲左齲

註曰象齒堅

疏曰經直云實貝于尸左右及中不言遠近故記人  
辨之云右齲左齲謂牙兩畔最長者象生時齒堅也

敖氏曰齧牙也含而因柱其左右齧蓋恐其口復閉也

郝氏曰齒末曰齧以貝柱兩旁大齒使口開易含

夏祝徹餘飯

註曰徹去鬻

疏曰經不言夏祝徹故記人言之

張氏曰餘飯飯尸餘米也夏祝徹去煮之為鬻以實重鬻也

瑱塞耳

註曰塞充室

疏曰經直云瑱用白纊不云塞耳恐同生人懸于耳旁故記人言之也

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

註曰南順統于堂輪從也今文掘為圻

疏曰經直云甸人掘坎于階間不辨大小故記人明之

敖氏曰南順復南其壤明其掘之自北而南也

張氏曰以埋棄潘者

後用塊

註曰塊塤也

疏曰云塊塤者爾雅釋言文孫氏云塤土塊也

張氏曰以煮潘者

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

註曰幕布帷幕之布升數未聞也屬幅不削幅也長

下膝又有裳于蔽下體深也

疏曰屬幅不削幅者布幅二尺二寸凡用布皆削去  
邊幅旁一寸為二寸計之則此不削幅謂繚使相著  
還以袂二尺二寸云長下膝者謂為此衣長至膝下  
敖氏曰必云袂屬幅者嫌明衣或異于生也然則吉  
服之袂屬幅也明矣屬幅說見喪服記

郝氏曰幕布紅色檀弓曰褚幕丹質是也袂袖也屬  
幅方幅聯屬為袂古布幅廣二尺二寸袂長及膝下

也

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蔽

註曰不辟積也蔽足跗也凡他服短無見膚長無被

上

疏曰凡男子裳不連衣者皆前三幅後四幅辟積其要間示文今此亦前三後四不辟積者以其一服不動不假上狹下寬也

教氏曰裳前三幅後四幅不辟之則其要廣而前後

相掩者深旁不開體不見矣長及蔽為蔽足也明衣  
之長下膝其裳之制復如是皆為重形且異於生也  
郝氏曰裳無辟積取其寬圍足殊于生也蔽舂通足  
尖也

縗緦

註曰一染謂之縗今紅也飾裳在幅曰緦在下曰緦  
疏曰案深衣云純袂純邊註云純謂緣之也緣邊衣  
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此在幅亦衣裳

之側緣法如彼也

郝氏曰縗淺紅色縗緡疑作蔽膝猶今裙用淺紅布  
縗布緣純緣也送死褻服用紅古今皆然論語不以  
紅為褻服嫌褻也鄭謂裳飾在幅曰縗在下曰緡然  
則純也下又言縗純文義不類

縗純

註曰七八為縗縗黑色也飾衣曰純謂領與袂衣以  
縗裳以縗象天地也



設握裏親膚繫鈎中指結于擊

註曰擊掌後節中也手無決者以握繫一端繞擊還從上自貫反與其一端結之

疏曰經已云設握麗于擊與決連結據右手有決者不言左手無決者故記之案上文握手用玄纁裏長尺二寸今裏親膚據從手內置之長尺二寸中掩之手纔相對也兩端各有繫先以一端繞擊一匝還從上自貫又以一端鄉上鈎中指反與繞擊者結于掌

後節中

敖氏曰握手唯一而已與決同設于右手其繫則相  
關經文詳于設決畧于設握故記見之設握之法以  
纁裏親膚其中央正當于掌右端掩四指之後左端  
在其上乃以其組繫環將指之本而與決之繫相結  
于擊而連之所謂設握乃連擊者也

郝氏曰握手籠裏親膚謂手在握裏鈎即決以鈎弦  
曰鈎有組繫鈎中不繫指也指兩手大指擊掌後節

以兩決繫交結兩擊使手不旁垂

張氏監本正誤云設握裏親膚裏誤作

世佐案此設左握法也裏纁裏云裏親膚者見其  
以握韜手纁在內而外其玄也繫組繫也先以繫  
鉤中指而后結于擊者欲其結之牢固也中指手  
第三指也擊說見上篇右手有決極先設而後設  
握則握之裏雖在內而不與膚相親矣握繫與決  
繫連結于擊則不必鉤中指矣以是言之此為左

手之握明甚教郝二說非是

甸人築坵坎

註曰築實土其中堅之穿坎之名一曰坵

疏曰經直云甸人掘坎不云還使甸人築故記人明  
之

郝氏曰坵坑通築既埋渙濯實土築之

張氏曰築之坵之皆甸人也

世佐案坵掘通上註云今文掘為坵是也築坵坎

者謂築其所掘之坎也或曰坵衍字因上有掘坎  
之文而誤衍耳

### 隸人溲廁

註曰隸人罪人也今之徒役作者也溲塞也為人復  
往褻之又以鬼神不用

疏曰若然古者非直不共溲浴亦不共廁故得云死  
者不用也

郝氏曰溲猶洗也廁便器死者所用溲之不使人惡

穢也

世佐案涅槃通書云歛乃穽傳亦訓為塞正與此  
合郝說非

既襲宵為燎於中庭

疏曰士之喪死日而襲

世佐案經言為燎於小斂後在死之第二日嫌始  
死之日不設燎故記明之

張氏曰記沐浴含襲時職司服物自記首至此皆始

死日事也

厥明滅燎陳衣

註曰記節

疏日記小斂陳衣當襲之明旦滅燎之時

凡絞紵用布倫如朝服

註曰凡凡小斂大斂也倫比也今文無紵

疏曰言類如朝服者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是也

敖氏曰紵不必言凡與絞連文耳大斂有紵小斂無

之

設椀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坵饌于其上兩甌醴酒酒在  
南篚在東南順實角解四木柶二素勺二豆在甌北二  
以並籩亦如之

註曰椀今之舉也角解四木柶二素勺二為夕進醴  
酒兼饌之也勺二醴酒各一也豆籩二以併則是大  
斂饌也記于此者明其他與小斂同陳

疏曰大小斂之奠皆有醴酒醴一解又用一柶酒用



一解計醴酒但用二解一柶矣而解有四柶有二者  
朝夕酒醴及器別設不同器朝夕二奠各饌其器也  
小斂一豆一籩大斂乃有二豆二籩故知二以併為  
大斂饌云記于此者明其他與小斂同陳者鄭意以  
此籩豆之外皆與小斂同故在小斂節內陳之取省  
文之義不謂大斂饌陳之亦在小斂節內也

教氏曰此大斂饌也其次當在衆主人布帶之後角  
解四木柶二為明日朝奠兼饌之也自是以後常更

用之以位而言豆當在籩北乃云甒北者設豆之時  
未有籩也故但取節於甒

郝氏曰椀輦通箱類以載酒饌南順向南直陳坫以  
土為具閣物在堂下東西隅設椀與坫齊其上椀上  
篚以盛觶枲勺角觶角為觶用四朝夕酒醴各二二  
枲二勺朝夕扱醴酌酒各一豆籩皆二并設于椀上  
世佐案角觶四木枲二素勺二者以二觶一枲一  
勺為大歛奠用其二觶一枲一勺則用之夕奠也

周人歛用日出是日仍有夕奠以其同日所用故  
兼饌之教云為明日朝奠非以此為大歛奠則得  
之

凡籩豆實具設皆巾之

註曰籩豆偶而為具具則於饌巾之中之加飾也明  
小歛一豆一籩不巾

疏曰云實具設皆巾之者謂于東堂實之于奠設之  
二處皆巾

敖氏曰籩豆實謂菹栗之屬皆皆上下也籩豆有實而具則饌于東方及奠于席前皆巾之若一豆一籩則于奠時或有巾之者饌時亦不巾也經言小斂之饌云饌于東堂下脯醢醴酒冪用功布實于簞此不皆巾者也

郝氏曰凡籩豆既實菹醢果脯備具則皆加巾冪鄭謂成偶為具乃巾非也小斂一豆一籩必巾檀弓云剝奠謂始死脯醢耳小斂奠陳鼎有祭肉則不剝奠

豈必兩豆兩籩而後巾與

張氏曰皆者皆東堂與奠所也二籩二豆者饌於東堂設於奠所二處皆巾之也小斂一籩一豆惟至設于牀東乃巾之方其饌堂東時則不巾矣

世佐案此承上文而言亦指大斂之饌也凡凡二豆二籩也實謂葵菹羸醢栗脯也具猶備也云實具設者見其不空饌也必著之者嫌其亦如禫之俟時而實也皆皆籩豆也皆巾之此則異于小斂

者也小斂之籩豆奠則中之饌則否鄭解籩豆偶而為具固非郝云小斂一豆一籩必巾則其攷之亦弗審矣

解俟時而酌柶覆加之面枋及錯建之

註曰時朝夕也檀弓曰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疏曰記人恐饌時已酌於解故記云俟時而酌也

敖氏曰俟時而酌謂將設乃酌之

郝氏曰惟解俟升奠乃酌不與籩豆同實柶覆醴上

枋柄通面枋以柄向前錯奠也建插也

張氏曰解雖豫陳必待奠時乃酌其酌醴之法既酌醴以柶覆于解上使柄向前及其錯于奠所則扱醴醴中

世佐案時設奠之時也醴酒不豫酌取新也亦所以尊之柶覆加之面枋謂其進醴之法也必面枋者象授生人使得前其葉以扱醴而祭也錯設于奠所也建之者插醴中亦葉在下而枋向上也

必建之者象生人啐訖而建柩之儀如神之已歿  
其奠然此皆事死如生之意也凡小斂大斂之奠  
皆然

小斂辟奠不出室

註曰未忍神遠之也辟襲奠以辟斂既斂則不出于  
室設于序西南畢事而去之

疏曰始死猶生事之不忍即為鬼神事之故奠不出  
室云事畢而去之者斂事畢奉尸俛于堂乃去之而



設小斂奠于尸東

敖氏曰奠即始死之奠也後奠未即設而先辟此奠者辟斂也不出室明未徹去也是時尸在室未忍遂徹其奠而脯醢醴酒又無改設于西堂之禮故辟之於室中而已既設小斂奠乃去之舊說謂辟之設于室西南隅

郝氏曰將小斂辟去始死脯醢之奠以避斂不出室即遷于室內也

張氏曰註不出于室設于序西南不字貫下八字大斂辟奠及朝夕奠則皆出設于序西南矣

世佐案註云未忍神遠之也者謂奠以事神是時尸在室若辟奠遠出室外則神無所依故不忍也疏說恐非是始死之奠亦謂之襲奠者以襲後仍設之也於下序字當是室字之誤知設于室西南者約上經大斂時辟小斂奠于序西南而言也張讀不字貫下八字為一句于文不順

無踊節

註曰其哀未可節也

敖氏曰此承上文而言亦異于小斂以後之禮也踊節即所謂要節而踊者也凡丈夫婦人之踊或以徹奠者之往來為節嫌此辟奠之時亦然故以明之此與上文皆當在設於東堂下之上

郝氏曰小斂踊不要節室中不備禮也

世佐案此謂小斂辟奠時也是時主人以下皆踊

無算故不以辟奠者之往來為節教說得之矣

既馮尸主人袒髻髮絞帶衆主人布帶

註曰衆主人齊衰以下

疏曰案喪服直經之外又有絞帶鄭註云經象大帶  
又有絞帶象革帶齊衰以下用布

教氏曰絞帶者繩帶也先言袒髻髮著其節也然則  
布帶者亦于既免乃加之

郝氏曰既小斂主人以下馮尸哭尸將出尸主人乃

袒髻髮始死投冠笄緹至是乃散髮以麻結之絞麻為要帶齊衰以下衆主人布帶古者吉服帶多用帛喪帶皆布

大斂于阼

註曰未忍便離主人位也主人奉尸斂于棺則西階上賓之

疏曰經大斂時直云布席如初不言其處故記之

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

註曰視斂

敖氏曰云階東者明大夫雖多亦不可以當階恐妨斂者之往來也

既馮尸大夫逆降復位

註曰中庭西面位

疏曰上篇朝夕哭云主人入堂下直東序西面卿大夫在其南卿大夫與主人同西面向殯故知大夫位在中庭西面也

世佐案既馮尸謂主人也言此者為大夫降節也  
逆降由便也在西者先降

巾奠執燭者滅燭出降自阼階由主人之北東

註曰巾奠而室事已

敖氏曰此見出時之節且不與執事者偕行也言由  
主人之北則主人之位近于階明矣

郝氏曰巾奠大斂之奠設于室中奠畢加巾執燭者  
遂滅燭出此因前文有執燭者升自阼階不言其降

故記之

張氏日記小斂大斂二節中衣物奠設時會處所儀  
法

既殯主人說髦

註曰既殯置銘于埽復位時也兒生三月鬻髮為髻  
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為飾存之謂之髦  
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  
去之髦之形象未聞



疏曰喪大記云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乃斂卒斂主人馮之主人袒說髦髻髮以麻註云士既殯說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于死者俱三日也必三日說髦者案禮記問喪云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以髦是子事父母之飾父母既不生故去之云兒生三月鬻髮為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者內則文彼註云夾凶曰角午達曰羈引之者證髦象幼時髻之義詩云髦彼兩髦鄭云髦者髮至眉

子事父母之飾以其云髧髧者垂之貌又云兩髧故以髮至眉解之其狀則未聞

教氏曰子事父母必著拂髧親已死至殯乃說之者未殯之前孝子猶冀其復生既殯則絕望矣乃說之也詩云髧彼兩髦兩者為父母俱存之故若然則是時但當說其一耳孔氏曰父死說左髧母死說右髧二親並沒並說之親沒不髧是也

郝氏曰說脫同髦毛同即髮也喪大記主人小斂脫

髻此既殯云脫髻者小斂脫笄纚麻括髮既殯脫括麻易冠經成服也

三日絞垂

註曰成服日絞要經之散垂者

疏曰以經小斂曰要經大功以上散帶垂不言成服之時絞之故記人言之小功總麻初而絞之不待三日也

敖氏曰記惟指主人也而男女大功以上亦存焉小

斂之時婦人之帶雖結本亦未絞至此與丈夫同絞之將成服先絞其帶之垂者以其已在身故也其下冠衰屨亦皆以所加之次言之

冠六升外緹纓條屬厭

註曰緹謂縫著于武也外之者外其餘也纓條屬者通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纓屬之冠厭伏也

疏曰冠在武下故云厭五服之冠皆厭但此冠上下據斬衰而言也

敖氏曰冠厭亦變于吉也冠所以厭者其不用辟積乎緝喪服傳作畢疑此誤

郝氏曰冠布六升四百八十縷也冠縫著武處曰緝反縫向外變也纓條屬解見前厭壓同不起也吉冠莪起喪冠壓伏

世佐案詳見喪服傳

衰三升

註曰衣與裳也

郝氏曰衰布三升二百四十縷也

屨外納

註曰納收餘也

疏曰收餘末向外為之取醜惡不事飾也

杖下本竹桐一也

註曰順其性也

疏曰案喪服為父斬衰以苴杖竹為母齊衰以削杖  
桐桐竹皆下本鄭云順其性者謂下其根本順木之

性

居倚廬

註曰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

寢苦枕塊

註曰苦編藁塊塌也

不說經帶

註曰哀戚不在于安

哭晝夜無時

註曰哀至則哭非必朝夕

非喪事不言

註曰不忘所以為親 教氏曰意不在他也

歡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菓

註曰不在于飽與滋味實在木曰果在地曰蔬

主人乘惡車

註曰拜君命拜衆賓及有故行所乘也雜記曰端衰喪車皆無等然則此惡車王喪之木車也



疏曰此惡車王喪之木車者案中車云王之喪車五  
乘發首云木車蒲蔽是王始喪所乘木車無飾與此  
惡車同故引之見尊卑同也

司馬氏光曰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為喪事及有故不  
得已而出則乘樸馬布裹鞍轡以代古惡車婦人以  
布幕車檐

郝氏曰惡車麤惡無飾

白狗辟

註曰未成豪狗辟覆笭也以狗皮為之取其膈也白于喪飾宜古文辟為慕

疏曰按玉藻云士齊車鹿辟此喪車無飾故用白狗辟以覆笭云未成豪狗者爾雅釋畜文

郝氏曰白狗皮為冪覆較上辟冪通

張氏曰玉藻君羔辟虎植陳註云辟者覆式之皮此白狗辟亦是以狗皮覆車式

蒲蔽

註曰蔽藩

疏曰藩謂車兩邊禦風者以蒲草為之亦無飾也

敖氏曰蔽即第也在車兩邊以蒲席為之吉時或以  
簟詩云簟第魚服是也

御以蒲葢

註曰不在於驅馳蒲葢牡蒲莖也

疏曰御謂御車者士乘惡車之時御者用蒲葢以策  
馬喪中亦不在於驅馳案宣十二年左傳杜註云葢

好箭蒲楊柳可以為箭以此而言蒲非直得策馬亦為夫幹也

教氏曰蒲葺亦變于吉也吉時蓋以竹為策蒲楊柳張氏曰蒲葺楊柳之堪為箭者御者以之策馬與為蔽之蒲同名而異類

犬服

註曰苓間兵服以犬皮為之取堅也亦白

疏曰凡兵器建之于車上苓間喪家乘車亦有兵器

自衛以白犬皮為服

世佐案服謂弓韃矢服之類吉時或以魚獸之皮為之

木館

註曰取少聲今文館為鐫

疏曰常用金喪用木是取少聲也

敖氏曰館轂端沓也

約綏約轡

註曰約繩綏所以引升車

疏曰吉時綏轡用索

教氏曰吉時二者皆以絲為之與轡馬韉

木鑣

註曰亦取少聲

疏曰平常馬鑣以金為之

教氏曰鑣馬銜也

馬不齊髦

註曰齊翦也今文髦為毛主人之惡車如王之木車則齊衰以下其乘素車纁車駟車漆車與

疏曰案巾車王之喪車五乘木車始死所乘素車卒  
哭所乘纁車既練所乘駟車大祥所乘漆車既禫所  
乘此士之喪車亦當五乘主人乘惡車齊衰乘素車  
與卒哭同大功乘纁車與既練同小功乘駟車與大  
祥同總麻乘漆車與既禫同主人至卒哭以後哀殺  
故齊衰以下節級約與主人同故鄭為此義也若然

士尋常乘棧車漆之今既禫亦與王以下同乘漆車者禮窮則同也

郝氏曰常馬整刷鬣尾喪馬髦不齊

主婦之車亦如之疏布褱

註曰褱者車裳幃于盖弓垂之

疏曰疏布褱在亦如之之下見不與男子同巾車云皆有容盖容盖相將其盖有弓明于盖弓垂之也

教氏曰婦人之車必有褱而喪車則以疏布為之明



吉時不然也主婦乘車而出者拜夫人之命及女賓之弔者也

郝氏曰袂襜同車衣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襜麤布為之

世佐案袂說見士昏禮

貳車白狗攝服

註曰貳副也攝猶緣也狗皮緣服差飾

疏曰大夫以上有貳車士卑無貳車但以在喪可有

之非常法則有兵服服又加白狗皮緣之云差飾者  
對主人服無緣

敖氏曰主人主婦皆有貳車各得用二乘與其所乘  
者而三士扈禮謂從車二乘是其數也凡貳車之數  
天子十二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孤卿大夫三士二  
乘也此二車亦惡車也

郝氏曰貳車主婦從行者載兵器為衛白狗皮為服  
攝束之不似主人車列仗于車上也

張氏曰服亦謂盛兵器之服

世佐案貳車之數教說近是白狗攝服著其異于  
乘車者也攝猶辟也士昏記云執皮攝之內文是  
也此服以白狗皮褰攝為之而毛在內下主人也  
然則主人主婦之服皆以犬而毛在外與古之喪  
車無等而特于其服致辨焉古人之寓意深矣

其他皆如乘車

註曰如所乘惡車

敖氏曰乘車主人主婦所乘之車也其他謂凡器物在服之外者也

張氏曰記殯後居喪者冠服飲食居處車馬之制

朔月童子執帚卻之左手奉之

註曰童子隸子弟若內豎寺人之屬執用左

左敖本作右

手卻之示未用

疏曰案曲禮掃地者箕帚俱執此直執帚不執箕者下文埽室聚諸窻故不用箕也云示未用者用之則

用右手也

郝氏曰帚苕帚掃除殯宮卻向後也奉奉帚

世佐案卻之者以帚末向上也

從徹者而入

註曰童子不專禮事

張氏曰徹徹宿奠者

比奠舉席埽室聚諸突布席如初卒奠埽者執帚垂末  
內鬣從執燭者而東

註曰比猶先也室東南隅謂之突

疏曰入則燭在先徹者在後出則徹者在先執燭者在後童子常在成人之後故出入所從不同也室東南隅謂之突爾雅釋宮文

教氏曰此掃室之節蓋于既徹則為之如初亦東面也執帚垂末明已用也是時垂末內鬣則擲者卻之其皆反是與

郝氏曰帚杪曰末形如鬣向內示收斂也

世佐案比及也奠朔奠云比奠者與下埽室為節也其塵壤聚諸窻而不去之者喪禮略也鬣帚末之前也內鬣以鬣鄉身也垂末而內其鬣敬也

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

註曰燕養平常所用供養也饋朝夕食也羞四時之珍異湯沐所以洗去污垢內則曰三日具沐五日具浴孝子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于下室日設之如生存也進徹之時如其頃

疏曰云燕養者謂在燕寢之中平生時所有共養之事則饋羞湯沐之饌是也鄭註鄉黨云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一日之中三時食今註云朝夕不言日中者或鄭略言亦有日中也或以死後略去日中直有朝夕食也引內則者證經進湯沐亦依內則之日數知下室日設之者下經云朔月不饋食于下室明非朔月在下室設之也以其燕養在燕寢中設之可知云如其頃者象生時一食之頃



敖氏曰此饌蓋使人為之孝子不親視之也記曰在  
聖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說者謂居廬時絕  
不入門

郝氏曰燕養猶言常供饌陳設也如他日如生時也  
張氏曰朝夕之奠與朔日之奠設于殯宮燕養之饌  
設于下室下室燕寢也

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

註曰以其殷奠有黍稷也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

朝事

郝氏曰朔月薦新皆殷奠朝夕常奠曰饋若猶與也  
張氏曰常奠無黍稷故食時又饋于下室今此殷奠  
自有黍稷故不須更饋也 記朔月及常日埽潔奉  
養之事

筮宅冢人物土

註曰物猶相也相其地可葬者乃營之

張氏曰經但言筮記明其先相之乃筮之也

世佐案物土者祔葬則辨其昭穆造塋則擇土色  
光潤草木茂盛之處他日不為道路城郭溝池不  
為貴勢所奪即所謂善地也知古人物土之義則  
不惑于後世陰陽家禍福之說矣使冢人者以其  
所有事也

卜日吉告從于主婦主婦哭婦人皆哭主婦升堂哭者  
皆止

註曰事畢

教氏曰若不吉其禮亦然

郝氏曰卜日儀見前主婦主東扉內卜吉則卜人告龜從于主婦

張氏曰經但言主婦哭不言衆婦人皆哭與哭止之節故記詳之又此條止言卜日事竊意筮宅得吉亦當準此儀也

世佐案上篇筮宅時經直云主人皆往則婦人不往矣張云筮宅得吉亦當準此儀非也卜日之禮

經記皆言告從于主婦經又言告于異爵者及衆  
賓以其既得吉卜定以是日葬故須徧告也若不  
從則但告于涖卜與主人更卜擇之而已其他不  
必告也敖說亦未是卜日之日坊本作曰誤

張氏日記筮宅卜日首末事

啓之昕外內不哭

註曰將有事為其謹噐既啓命哭

疏曰自上皆記士喪上篇事自此以下皆記此篇葬

首將啓殯唯言婦人不哭不云男子故記以明之

夷牀軼軸饌于西階東

註曰明階間者位近西也夷牀饌于祖廟軼軸饌于殯宮其二廟者于禭亦饌軼軸焉

疏曰夷牀在祖廟軼軸在殯宮以其西階東是同故並言之註云明階間者位近西也者以經直云階間恐正當兩階之間故記又明之軼軸遷柩之車其二廟者將自禭朝祖故亦饌軼軸朝祖下柩訖明日適

壙用蜃車不復用軼軸矣

從句讀  
節本

郝氏曰夷牀以正柩于廟饌于禩軼軸以載柩適廟  
饌于殯宮西階廟與殯宮階也

張氏日記啓殯朝祖之事

其二廟則饌于禩廟如小斂奠乃啓

註曰祖尊禩卑也士事祖禩上士異廟下士共廟

疏曰上士二廟先朝禩後朝祖故先于禩廟饌至朝  
設之如小斂奠則亦門外特豚一鼎東上兩甌醴酒

一豆一籩之等也云祖尊禰卑也者欲見上文朝祖時如大斂奠此朝禰如小斂奠多少不同之意

教氏曰此主于朝祖故于朝禰之奠降焉蓋不可與祖奠同也是日二廟皆饌記惟見其異者耳均之為士而廟數不同者蓋士之先世或為大夫而有三廟至後世為士則廢其一而但存二廟若先世無為大夫者則惟一廟而已

張氏曰將啓先具此一鼎一豆一籩之奠于禰廟既



啓朝禩徹從奠乃設之至明日朝祖則設奠如大斂于祖廟如經文所陳也

朝于禩廟重止于門外之西東面柩入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奠止于西階之下東面北上主人升柩東西面衆主人東即位婦人從升東面奠升設于柩西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

註曰重不入者主于朝祖而行若過之矣門西東面待之便也

疏曰雖言正柩于兩楹間奠位在戶牖之間則此于兩楹間稍近西乃得當奠位亦如軼軸饌于階間而近西然也云衆主人東即位者柩未升之時在西階下東面北上柩升主人從衆主人已下乃即阼階下西面位云婦人從升不云主婦者以其婦人皆升故總言之云主人要節而踊者奠升主人踊降時婦人踊也云門西東面待之便也者以其祖廟在東柩入禩廟明旦出門東鄉朝祖時其重于柩車先東鄉祖

廟便也若先在東西面及柩入乃迴鄉東則不便  
教氏曰重不入者亦以既奠則柩行不久留於此故  
也夷牀一而已惟當陳于祖廟此正柩其在軸與是  
時即要節而踊亦其異于祖廟者

張氏曰奠謂從奠

姜氏曰註疏謂明旦朝祖廟各一日其說似是而非  
案朝禴禮與朝祖多同其異者惟重止門外廟不設  
重柩不設夷牀奠亦不設巾三者為異耳以此三者

推之則朝禰後恐即當朝祖故三者不設也若每一廟即停一日則三者當無不設之理而重止門外露處越宿于孝子事亡如事存之義尤為害教傷義况送葬職事親疎上下之徒男女長幼之屬更非可信宿積時以湏之者哉且是日夙興方當質明滅燎為時正裕而廟又皆同宮相去不遠又安得如註疏每廟各停一日之說如謂每廟必例停一日則諸侯五廟即當停五日天子九廟便當停九日曠日持久媒

越宮庭安能于禮教無碍也凡此舊雖任臆立說實  
恐信傳蔑經故謹辨而正之

燭先入者升堂東楹之南西面後入者西階東北面在  
下

註曰照正樞者先先樞者後後樞者適祖時燭亦然  
互記于此

疏曰此燭本是殯宮中照開殯者在道時一在樞前  
一在樞後今又一升堂一在堂下

卷三十一  
教氏日記于此者見下適祖時不用燭也

主人降即位徹乃奠升降自西階主人踊如初

註曰如其降拜賓至于要節而踊不薦車不從此行  
教氏曰主人降即位則婦人亦東即阼階上位矣不  
拜賓踊襲以成禮不在此且欲急于適祖也其他禮  
之不同者意亦如是奠即如小斂奠者如初謂設  
奠及踊節也是時丈夫婦人皆踊惟言主人亦省文  
張氏曰徹者徹從奠乃奠者奠其如小斂之饌也經

文朝祖時正柩設奠訖主人降拜賓以後有徹奠設奠哭踊之節此亦如之也 監本正誤云主人降即位徹乃奠升降自西階脫下降字

祝及執事舉奠巾席從而降柩從序如初適祖

註曰此謂朝禰明日舉奠適祖之序也此祝執醴先酒脯醢俎從之巾席為後既正柩席升設設奠如初祝受巾中之凡喪自卒至殯自啓至葬主人之禮其變同則此日數亦同矣序從主人以下

疏曰此謂朝禩明日者以其下文朝祖之時序從如  
初中有燭若同日則朝祖之時已自明矣何須更有  
燭也以此言之則此朝祖與朝禩別日可知云其變  
同者啓殯日朝禩明日朝祖又明日乃葬與始死日  
襲明日小斂又明日大斂而殯其日數亦同主人主  
婦變服亦同

教氏曰柩從從巾席而降也序從柩從奠主人以下  
從柩而出也如初謂出殯宮時也此與主人踊之文



相屬則是其事相接也。柩過禩廟因而朝之初無他事既奠則禮畢矣故即適祖不見適祖之儀者蓋與本篇所言者不異故也。

郝氏曰鄭謂一日朝一廟適祖當在次日然重止于門外則適禩暫耳將即適祖也。本文不言厥明鄭說未然。

姜氏曰註疏以序從及變禮二條而証朝禩朝祖為兩日其為說皆似是而實非夫其以變禮同于自卒

至殯而謂自啓至葬之日數亦同似也然如其說則祖禩異廟者其日數固同矣若其祖禩同廟者朝祖後更無廟可朝將無故又停一日以同其數乎故以變禮決其日數之為三日者非也以序從如初中之有燭而謂有燭則為明旦未質明之先者似也然如其說則全經云如初者不勝數有服位品物序次皆如者固云如初其中有不皆同而大綱同者何亦皆云如初且考朝祖禮樞從燭從其下並無序從之文

而遣奠禮行器茵苞器序從其上並無燭從之文則序從有燭尤為臆說而安得妄為牽扯附會以亂之乎故以序從如初決其日數之為別日又非也然則學者之不可以傳廢經也益明矣

世佐案舊說朝禰朝祖異日然以經文考之絕無可以為二日之證後儒議之當矣

張氏日記二廟者啓殯先朝禰乃朝祖之儀

薦乘車鹿淺辟干竿革鞮載禮載皮弁服纓轡貝勒縣

于衡

註曰士乘棧車鹿淺鹿夏毛也辟覆苓玉藻曰士齊  
車鹿辟豹植干盾也笮矢服也鞮韁也檀旌旗之屬  
通帛為檀孤卿之所建亦攝馬皮弁服者視朔之服  
貝勒貝飾勒有干無兵有箠無弓矢明不用

疏曰此並下車三乘謂葬之魂車

教氏曰勒馬頭絡銜也衡軸端橫木以駕馬者既夕  
禮曰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則是

薦馬之時纓轡皆在馬之身矣此乃謂纓轡貝勒縣于衡其指薦馬前後之時而言與蓋事至則加之既則脫之而置于此也

郝氏曰遣車三乘車以象武道車以象文橐車以象輜重各載死者衣物于上以象魂靈如生鹿淺之淺與淺通單鹿皮為幘無裏與緣管子曰甲不堅密與淺者同實周禮喪用藻車鹿淺幘是也纓轡勒三者懸于衡備壞也

道車載朝服

註曰道車朝夕及燕出入之車朝服日視朝之服也

玄衣素裳

疏曰士乘棧車更無別車而上云乘車下云橐車此云道車雖有一車所用各異故有乘車道車橐車之名又曰士之道車而用朝君之服不用私朝玄端服者亦攝盛也

敖氏曰案註云朝夕謂乘此以朝夕于君也

郝氏曰道車文事之車

橐車載簑笠

註曰橐猶散也散車以田以鄙之車簑笠備雨服今文橐為潦凡道車橐車之纓轡及勒亦縣于衡也

疏曰案司常云旂車載旌註云旂車木路也王以田以御謂王行小田獵巡行縣鄙此散車與彼旂車同是旂散所乘故與旂車同解亦謂從王以田以御也若正田獵自用冠弁服乘棧車也

教氏曰巾車職曰士乘棧車然則此三車者皆漆車也  
也以制言之其乘車道車輪與輶之高下又等但因  
事名之耳所異者橐車也考工記曰田車之輪六尺  
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又曰國馬之輶深四  
尺有七寸田馬之輶深四尺足以知其制矣薦車三  
乘士禮也此薦車即遣車禮天子遣車九諸侯七大  
夫五士三

郝氏曰橐草野之稱



將載祝及執事舉奠戶西南面東上卒束前而降奠席于柩西

註曰將于柩西當前束設之

疏曰經載柩時不云去奠設席之事故記人明之要須設席乃設奠故云將于柩西當前束設之正經云

降奠當前束是也

從通解  
節本

敖氏曰先舉奠者辟舉柩也東上統于柩也卒束前卒束之前也束未畢而先降奠席為卒束即奠故也

此舉奠于堂上者退立于戶西則奠近于柩而不當西階明矣

郝氏曰束載畢執奠者乃前以奠降設于階間柩西張氏曰載載柩于車卒束前而降謂舉奠者當束柩于車將畢之前即降也奠席柩西為設奠先設席也世佐案柩之載于車也前後各有束其法蓋先束前乃束後故舉奠者之降以卒束前為節此當于奠字絕句舊分句皆未安

巾奠乃牆

註曰牆飾柩也

疏曰經直云降奠當前束商祝飾棺不云中奠故記人辨之中奠訖商祝乃飾棺牆即帷荒與棺為飾故變飾棺云牆也

抗木刊

註曰剝削之

疏曰木無皮者直削之有皮者剝乃削之

教氏曰兩面皆刊也

郝氏曰刊削治之不用雕繪也

茵著用茶實綏澤焉

註曰茶茅秀也綏廉薑也澤澤蘭也皆取其香且御  
溼

疏曰茵內所著非直用茶兼實綏與澤

教氏曰茵以茶為著故文從草實綏澤謂加綏澤以  
實之也

郝氏曰著著茵內實充滿也綏綏通柔貌澤滑軟也  
茅著茵中取其充實柔滑

世佐案綏澤未聞姑從註

葦芑長三尺一編

註曰用便易也

聶氏曰謂以葦長難用截取三尺一道編之用芑牲  
體為便易也

郝氏曰葦蘆也編蘆為芑一編一芑也

世佐案公食大夫禮云鼎若束若編此則惟取編者編于芑物宜也

管筍三其實皆淪

註曰米麥皆湛之湯未知神之所享不用食道所以為敬

疏曰經直云筍三黍稷麥不辨芑之所用及黍稷生熟故記人明之

郝氏曰管草也筍飯器其實黍稷麥皆淪謂熟之

張氏曰以菅草為筓其中所盛黍稷麥皆淹漬之  
祖還車不易位

註曰為鄉外耳未行

疏曰經直云祖還車不辨還之遠近故記人明之

敖氏曰不易位西者亦當東榮

張氏曰車乘車道車橐車既祖則還之向外但不易  
初薦時位

世佐案云祖者著其節也還車南其輶也位直東

榮之位初時北鄉西上今南鄉亦西上嫌易鄉則  
當易位故記之

執披者旁四人

註曰前後左右各二人

疏曰各二人者謂前之左右後之左右一旁四人兩  
旁則八人

凡贈幣無常

註曰賓之贈也玩好曰贈在所有



疏曰經云公賄用玄纁束帛是贈有常矣又云賓贈奠幣如初直云幣不言物色與多少故記人明之以其賓客非一故云凡

教氏曰此幣亦廣言之經言贈者奠幣如初又云若就器則坐奠于陳亦可見其無常矣

世佐案貧富不同也

凡糗不煎

註曰以膏煎之則褻非敬

疏曰經葬奠直云四籩棗糗栗脯不云糗之不煎故  
記人明之凡者通記大夫以上也

敖氏曰云凡則非特葬奠之糗如是也不煎之以膏  
則但熬之而已所以熬而不煎者凡食各有所宜必  
云不煎者糗之類有煎者矣嫌或當為之也

郝氏曰糗籩實不煎以膏脂喪不貴位

張氏日記祖廟中薦車載柩陳器奠贈諸事

唯君命止柩于垣其餘則否

註曰不敢留神也。塋道也。曾子問曰：「葬既引至于塋，  
疏曰：正經直云「柩至邦門，君使宰夫贈，不云「止柩之  
事故，記人明之。引曾子問者，彼為日食，此為君命，雖  
不同，止柩是同。故引之證止柩之事。」

教氏曰：言此者，明餘人不當行禮于塋也。

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

註曰：道左，墓道東。先至者在東。

疏曰：以不入壙，故東上不統于壙也。當是陳器之南。

先至謂乘車

教氏曰遣車北鄉而往則道左乃道西也其位于壙為西故東上而統于壙

郝氏曰車即乘道橐車至墓地止于墓道左北向西為左陰方也東上統于墓道先至者東以次而西

世佐案道左之解當以教郝二說為正是時明器陳于道東而西上遣車列于道西而東上雖皆統于壙而一東一西足見其入壙不入壙之別矣經

但言陳器之法而不見車之面位故記之車云立者明其不說駕也

柩至于壙斂服載之

註曰柩車至壙祝說載除飾乃斂乘車道車橐車之服載之不空之以歸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亦禮之宜疏曰說載謂下棺于地除飾謂除去帷荒柩車既空乃斂乘車皮弁服道車朝服橐車簑笠三者之服載之于柩車示不空之以歸也云送形而往迎精而反

者禮記問喪文引之証此不空歸之義

敖氏曰案註云說載除飾亦當作除飾說載說見本

篇

卒窆而歸不驅

註曰孝子往如慕反如疑為親之在彼

疏曰下棺訖實土三孝子從蜃車而歸不驅馳而疾者疑父母之神不歸云孝子往如慕反如疑者亦禮記問喪文

敖氏曰此亦指遣車也祝斂服而載于棧則遣車空而無所用之矣故于既窆即反云不驅者嫌其與去時異

世佐案此謂迎精而反之時也不驅兼蜃車遣車而言教說非

張氏日記柩在道至壙卒窆而歸之事

君視斂若不待奠加蓋而出不視斂則加蓋而至卒事註曰為有他故及辟忌也

敖氏曰喪大記曰君子于士既殯而往蓋常禮也此二者則加于常禮但以有故而不能終始其事耳

郝氏曰君視斂視大斂禮見前篇加蓋蓋棺也奠在加蓋後加蓋而出是不待奠也加蓋而後至斂不及視矣殯事卒而後出則視奠矣

張氏曰卒事謂大斂奠訖乃去

世佐案視斂君之加禮于士也若不待奠加蓋而出為君有急事他故也註兼辟忌言之非矣不視



斂則加蓋而至卒事此禮之正也經但言君加賜之禮而不及其有他故又不言其正禮故記者兼陳之

張氏曰記君子臣有視斂不終禮者有既斂加蓋而後至者二者之節

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

註曰遂匠遂人匠人也遂人主引徒役匠人主載柩寔職相左右也車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

團或作輗或作搏聲讀皆相附耳未聞孰正其車之  
輦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出設前後輅輦上有四周  
下則前後有軸以輗為輪許叔重說有輻曰輪無輻  
曰輗

疏曰正經不云納樞車時節故記人明之遂師註云  
蜃車樞路四輪迫地而行有似于蜃此註輦狀與輗  
車同但輗車無輪有轉麟此有輗輪為異耳

從楊氏  
圖節本

教氏曰既正樞與賓出不相屬蓋爛文也遂匠未詳

或曰遂之匠也未知是否車謂棧也喪大記謂之國  
車又以其為公家之車故也賓出而納此車于階間  
為主人送賓而入則當載矣

郝氏曰周禮遂人職大喪帥六遂之後而致之納車  
納載柩之車階間祖廟東西兩階間

張氏曰既朝祖正柩于兩楹間主人送賓出以此時  
納柩車也

姜氏曰案註云設前後輅䟽謂前輅與後輅相對明

亦有後輅亦無正訓也考公賁章註云輅謂轅縛所以引柩也轅既前後出則其縛前後轅者亦可知矣世佐案上經言賓出者非一故加既正柩以別之謂是正柩後之賓出耳教以為爛文誤矣

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

註曰言饌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則既祖祝乃饌

疏曰正經真云祖還車及還重訖乃奠如初不云饌處故記人明之既祖祝乃饌者以其未祖以前柩車

鄉北輅在主人之北今云饌于主人之南明知既祖還乃鄉饌之

敖氏曰饌猶設此祖奠即如殯奠者也祝及執事者饌此惟言祝者祝尊也于主人之南明其在車東也主人之位當前束故奠少南當前輅也北上謂先設豆于北也是亦略言之以見其如初耳經于既袒但云布席乃奠如初不言其所故記明之

郝氏曰柩在階間主人在柩東奠在南當柩車前北

上上柩也

張氏曰既還柩向外祝即饌祖奠于主人之南及還車還重俱訖乃奠之柩車西如初

世佐案此即奠于還重之後者也經直云布席乃奠如初而不言其處故記之是時尸柩南首主人在柩車東當前束而奠又在其南是猶當牖之意也註疏謂祖奠在柩車西與記文不合而張氏又為此說以護之今亦不取

張氏曰記納柩車之節與饌祖奠之處

弓矢之新沽功

註曰設之宜新沽亦不用

疏曰死者宜用新物沽謂麤為之

敖氏曰之新恐當作新之

郝氏曰弓矢皆壙中所藏用新不用故沽功不必精  
好也

張氏曰弓矢謂入壙用器舉弓矢以例餘者

有弭飾焉

註曰弓無緣者謂之弭弭以骨角為飾

疏曰爾雅有緣謂之弓無緣謂之弭孫氏曰緣繫約而漆之無緣不以繫約骨飾兩頭詩云象弭魚服

敖氏曰弭弓弣也

亦張可也

註曰亦使可張

敖氏曰許其得張之



張氏監本正誤云亦可張也唐石經吳本俱作亦張可也

有秘

註曰秘弓檠弛則縛之于弓裏備損傷以竹為之詩云竹秘緄膝

疏曰冬官弓人造弓之時弓成納之檠中以定往來體此弓檠謂凡平弛弓之時以竹狀如弓縛之于弓裏亦名之為秘者以若馬秘然馬秘所以制馬弓秘

所以制弓使不損傷故謂之秘引詩云竹秘緹滕者  
緹繩也滕約也謂以竹為秘以繩約之此經之秘雖  
麤畧用亦如此

陳氏祥道曰秘以竹為之狀如弓然約于弓裏命之  
曰秘所以備損傷也秘以秘之故亦謂之閉

世佐案秘毛詩作閉以竹為閉而以繩約之于弛  
弓之裏繫弓體使正也

設依捷馬

註曰依纏絃也撻弣側矢道也皆以韋為之今文撻為銛

疏曰依謂以韋依纏其絃即今時弓繡是也撻者所以撻矢令出生時以骨為之弣側今死者用韋異于生

郝氏曰依以韋為衣纏弓絃撻沓通韋為之彊沓右手中三指以放弦通作鞞詩云佩鞞大射禮朱極三世佐案註疏之說今亦無以見其必然然依撻皆

設于弓上之物則經文自明矣郝氏釋撻為極誤甚極是設于手者生用韋死用續上篇襲時所用續極二是也與此絕不類教云依撻未詳

有韜

註曰韜弓衣也以緇布為之

猴矢一乘骨鏃短衛

註曰猴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四夫曰乘骨鏃短衛亦云不用也生時猴矢金鏃凡為矢五分筈長而

羽其一

疏曰名羽為衛所以防衛其矢不使不調

從楊氏  
圖節本

郝氏曰羿侯通貫侯之矢能殺物者四矢曰乘

張氏曰衛矢羽也矢筈長三尺五分羽一則六寸是  
生時之矢羽固不短矣

志矢一乘軒輶中亦短衛

註曰志猶擬也習射之矢書云若射之有志輶輿也  
無鏃短衛亦示不用生時志矢骨鏃凡為矢前重後

輕也

疏曰周禮司弓矢註云恒矢之屬軒輜中所謂志則志矢恒矢也八矢猴矢居前最重恒矢居後最輕既不盡用取其首尾也軒輜中前後輕重等也經不云鏃故知無鏃也

教氏曰案註知此矢無鏃者以記不見鏃且言軒輜中也凡矢之所以前重後輕者皆在鏃此無鏃故前後之軒輜中詩云如輕如軒

郝氏曰輶輕通前仰曰軒後俯曰輕

張氏曰鄭解輶輶也輶與輶同軒輶中謂前後輕重均也註凡為矢前重後輕亦欲明此軒輶中之異于生用耳疏引周禮八矢六者前重後輕恒矢庠矢不前重後輕非鄭意也

姜氏曰註疏所引考工之義似矣而未發其義據矢人職一前二後二前三後之屬皆指矢筈之分數前短于後而言其前之分數所以皆短于後者司農云

為其前有鐵重也而所以又別為一前二後二前三  
後之屬者又為鐵之重有差也此所以前之分數少  
者而謂之重後之分數多者而謂之輕也其恒矢之  
屬軒輜中周禮考工並無文但據枉矢絜矢矰矢箛  
矢殺矢濞矢六者之外其恒矢庠矢不言其前後分  
數註因謂之軒輕中耳註疏初不言其故則前重後  
輕之義未明而并此章之義亦皆未明矣故謹因其  
訓而發之





儀禮集編卷三十一